

茅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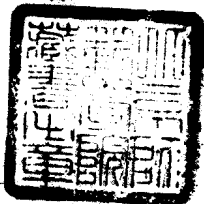
脫險雜記

I266/4

茅盾

脫險雜記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0275

760275

脱险杂记

茅盾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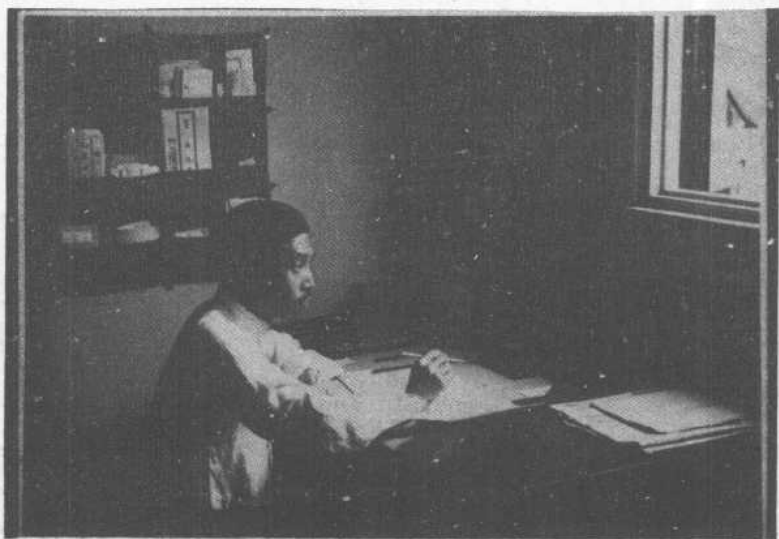
八九九二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 $\frac{3}{4}$ 印张 230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90·025 定价: 1.15元

(根据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一月版翻印)



茅盾影於1947年



茅盾近照

前 言

此書收集《劫後拾遺》、《生活之一頁》、《回憶之一頁》、《脫險雜記》、《虛驚》、《過封鎖綫》、《太平凡的故事》、《歸途雜拾》八篇。此八篇寫太平洋戰爭香港的淪陷，以及戰爭發生後我在香港的驚險處境以及當時的東江游擊隊怎樣保護我和其它文化人（總數計有二千人左右）脫離日寇控制下的香港，平安地到達桂林。現在應時代圖書有限公司的要求，將這八篇集中起來出單行本，也有紀念這一段難忘的經歷的意思。

皖南事變後，我與德沚（我妻）到了香港。當時從重慶到香港的朋友不少，目的是在香港辦報刊，就是《華商報》和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我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腐蝕》。後來知道，這部隨手寫，隨即陸續刊登的日記體小說，却引起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注意。國民黨把此書翻印，解放區也有翻版（我初到東北時，見過這本書的翻版），大概因為此書內容是寫國民黨的特務活動的，所以引起了兩方的注意吧。

我在寫《腐蝕》的同時，還編了小型刊物《筆談》。這個刊物，篇幅少，內容却五花八門，柳亞子先生寫了《羿樓日札》，談革命掌故。

我到香港先住旅館，後來有朋友告訴我，沈茲九和她的女兒住在香港半山的堅尼地道某號一個華僑家裏，那裏

還有空屋出租。我去一看，原來這是兩層的小洋房，外加一個地下室。房東自己住二樓。樓下是一大間連騎樓，這一大間和騎樓之間有一排裝玻璃的門可以關斷，我夫婦二人將住在騎樓。至於那一大間呢，編《世界知識》的張鐵生已經住在那裏了。《世界知識》社有許多供參考用的書，放在房間兩壁的書架上，因此這一大間也就顯得擠了。當時我想，我們住騎樓，進出必須經過張鐵生住的房間，不大方便。但沈茲九說，約一個月後，她就要到新加坡去，那時，她現在住的房間就可以讓給我們。她住的是邊廂模樣的一個長方形屋子，另有門進出，和那一大間完全隔離。一個月後沈茲九和她的女兒走了，我就住進她們住的房間。

房東姓什麼？記不起來了。年紀總有六十多吧，正夫人已故世，現有一個姨太太，也有四十來歲了，是一個矮胖女人。這都是我和房東用英語談話時知道的。我告訴他，我是寫文章的，也告訴他，我當時用的化名。我有書和舊稿（包括三十年代後期我在上海時寫的日記）等，裝在兩個網籃裏，就寄存在房東家的地下室，這時，我才看見地下室中供着一個青年的大照相，還有一對擺樣的燭台，分明這是靈堂。我問房東，才知道這是他的兒子，死去已久。問：有沒有兒媳？房東嘆口氣，不肯多說。猜想起來，這個兒媳在丈夫死後就嫁了別人了。

大概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前一個月，A·斯沫特萊忽然找我來了。斯沫特萊在抗戰發生後就到了陝北，旋

即到八路軍總司令部朱總司令那裏，作為隨軍記者，經常要求到前線，而也去過多次了。但後來，日本軍加緊對游擊區的掃蕩，八路軍在前線的指揮官覺得斯沫特萊還留在前線的話，那就太危險了，勸她回到總司令部。

“我在總司令部幹什麼呢？”斯沫特萊對我說，“我是戰地採訪記者，不能上前線，那就像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記者那樣只在後方司令部聽人講前線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捏造，就叫做戰地通訊了！”

但是，斯沫特萊拗不過八路軍總司令部，而且她也有確身體不好，像是有病，所以她就同意不上前線，但不肯回延安，而是回美國。她這次是經過新四軍的防區，從上海到香港來的。

“我之所以想回美國，”斯沫特萊又說，“是想以親身的經歷，將八路軍如何拖住了侵華日本軍的三分之二的兵力這樣的英勇事蹟，寫文章在美國報上發表，讓美國人民知道，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是八路軍，而美械裝備的蔣介石軍隊却專搞磨擦。胡宗南百萬大軍包圍陝北根據地，却不對日本軍作戰！八路軍的裝備差，生活艱苦，却戰績輝煌，這樣的軍隊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這是應該而且必須讓美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知道的大事，所以我要回美國去。”

我說她的想法很好。又問她：“您看日本人會不會進攻香港？”這是在香港的三位國際問題的專家（都是中國人，也是我認識的），最近爭論而未有結果的。

斯沫特萊却以堅定的口氣說：“快了！快了！您何不
到新加坡去？香港守不住，而新加坡却是可以堅守，而且
永遠不會失守的。”

我說：“我不能離開香港，我在這裏有工作。”

斯沫特萊又談到她在延安的見聞，慨然說道：“毛主席
身邊那個女人不是個好人！”

我知道指的是江青。就問：“何以見得不是好人？”

斯沫特萊只是笑了笑，不肯多說。我說：“您說說何
妨？我不會告訴別人。”

斯沫特萊於是說：“她這個人，妬忌心極重；還說我
是靠不住的。”

斯沫特萊走後，我把她對於香港安危的看法告訴朋友
們，大家都將信將疑。有人說：“她在解放區多年，看不
到各國報紙上專論日本動向的報導，怎麼能斷定日本人必
然要進攻香港，而且事在不久呢？”

後來事實證明：斯沫特萊關於日本即將進攻香港而香
港不能守的估計是對的，但是對於新加坡之可以久守，甚
至永遠不會失守却是看錯了。

在日本進攻香港之前二、三天，我們都知道事在旦夕，
大家紛紛整理行李。在戰事爆發的下一天，我到地下室去
檢查我的兩網籃的東西，却發現內容空空，舊稿和日記全
不見了。我去問房東，却忽然有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女人用
上海白回答道：“燒了！你的這些東西被日本人看見了，
一定連累我們。”

我覺得多話無益，也只好算了。

不料那個女人又說：“你用的是假名。”

“那麼，你大概知道我真名，怪事。”我怒聲說。

“你是郁達夫。”那女人洋洋得意地說。

我聽了忍不住大笑。

後來知道這女人是房東的親戚，新從廣州來。

我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十年之間，前後共來香港三次，每次不超過一年，真是巧事。

最後一次是四七年尾從上海到香港。那時，內戰已經爆發，我和朋友們都估計：要解放全中國，也許要兩三年之久，所以，我除了寫小說《鍛鍊》而外，還學廣東話。不料只住了十一個月就離香港赴大連轉瀋陽，此後，和平解放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三十週年，國家走過的三十年道路，是曲折多變的，現在撥亂反正，前途無限光明。

以上所述是我第二次來香港，關於房東等等，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頁，就把它當作這本書的前言罷。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八日，第四次
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夕。

目 錄

前言-----	1
劫後拾遺-----	1
生活之一頁-----	127
回憶之一頁-----	185
脫險雜記-----	193
虛驚-----	313
過封鎖綫-----	327
太平凡的故事-----	341
歸途雜拾-----	353
附錄：茅盾與香港-----如玉-----	381

劫後拾遺

十一月下旬，天氣異常溫暖。羅便臣道上，有幾對男女，款步下坡而來。蜜黃色輕綃西服的一位女郎，上身加一件黑絲絨的短外褂，兩頰噴紅，半睜着水汪汪的一雙眼睛，低垂了頭，愛走不走的拖在他的男友的身邊。另外一對，那女的，總在三十以外了，穿一件粉紅閃金花的短旗袍，下擺剛掩住膝蓋，大概也是爲了季節畢竟已近耶誕，把一件銀鼠外套也披在身上，弄得粉汗涔涔，一路只把手絹輕輕去按。她可是挺胸走着，微側了頭，又時時憨笑，盡量摹擬十八九小兒女的情態。

當二男一女，學生模樣的，快步趕上他們的時候，蜜黃色加黑絲絨這女郎身邊的男友目送着一晃一晃而去的小藤篋（顯而易見，這裏面裝的，不是教科書和紙筆，而是全套游泳的道具），有口無心地說道：“當真，咱們還是上淺水灣罷？”

女郎抬頭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把嘴唇一撇，懶聲應道，“又一次本年度的告別式——是麼？可是這天，您瞧着罷，還有更加暖和的在後邊呢！”

“當然啦，寒來暑往，”那男的笑着分辯，“不過，

今天這天氣，實在太迷人了。”

“那麼，今天不去瞧瞧耶誕的禮物了？”水汪汪的眼睛驀地一睜，眉尖也挑了起來。

男的連忙陪笑道：“您又誤會了。淺水灣回來，再上公司裏買東西，還不是——”

“好啦，好啦，”女郎將臉扭開去，“我準知道，King's（娛樂戲院）這張新片，又得讓人家看爛了才輪到我呢！”

“沒有的事，”男的鄭重聲明，“電影也照樣的去看。”

“可是我不去，你不怕累，我可……”

男的笑了笑，還想分辯，那邊穿粉紅閃金花的女人却逼尖嗓子叫道：“阿張，您說，那天史柏堅上船，劉美美去送行，是不是還帶了個外國朋友的？”

“這個，哦，”所謂阿張者，滿臉是躊躇的表情了，忽而笑了笑，“也許有罷？反正劉美美交遊廣闊。”又笑了笑，“不過，有一次開庭公審，劉美美不是說這個撈什子的防空洞案件要她天天到庭，已經累的她瘦了十磅了麼？可是那天在碼頭上，我瞧見她，倒好像略爲胖了一點。”

“哼，人家的胖呀瘦的，也要你去……”

男的連忙陪笑道，“不過說說罷了。而且……”

“而且——”女郎給他一個白眼，“你的眼睛倒怪尖呢，我且問你，劉美美到底多大年紀了，你說？”

阿張笑了笑，有意無意地向那粉紅閃金花的瞥了一眼，還沒回答，那邊的男的却接口道，“像劉美美那樣的

女人，年紀跟她是不生影響的；反過來說，她叫人瞧着窩心的地方，正因為她大了這麼幾歲，經驗豐富，知情解意呀！”

粉紅色閃金花的嫣然笑了。蜜黃色的扭着頸脖子，忽地快步走起來，劉美美問題無形擱置了，高跟鞋打在柏油路上，閣閣閣的。

“轟動萬人的防空洞案也就結束了，”銀鼠外褂身邊那男的喟然又說，“史柏堅到印度履新去了，劉美美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從此報紙上少了吸引人的新聞；這幾天我拿起報來，總覺得怪沒勁兒似的。”

德輔道，下午二時。賣晚報的女人和孩子已經佈好了哨位。一個胖紳士，近視眼，移動矮胖的貴腿，忽忽忙忙地在奪路而走；可是，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一個當胸掛着大幅晚刊廣告的小女人，突然擋住了他的去路，將兩手的報紙呈獻上來。

胖紳士生氣似的將一角的鎊幣扔在地上，急急走，但是猛又回頭，從那小女人手裏抓了一份晚刊，低頭望一眼，鬆一口氣，拿手巾揩去額角的油汗，自言自語道，“還是來栖三郎長，來栖三郎短，他媽的神經戰！”將晚刊往口袋裏一塞，就向輪渡碼頭去了。

晚刊上都說日本的特使來栖三郎第二次謁見羅斯福總統，正在向東京請示，“日美關係頗爲微妙”，但局勢顯見和緩云云。

莫斯科外圍大戰，進入第五週了，德軍屍積如山，還沒望見克林姆宮的塔尖。

歐俄已經飛雪，氣溫在零下幾度。

但香港天氣異常溫暖。渡海小輪上，有五六個新到的加拿大兵，帽子歪在額角，遙望海中一片雪白的三角帆，悠然吹着口哨。那遊艇的三角帆下，露出淺綠色的半身的倩影，一輪大草帽，碧色的長帽帶隨風飄拂。

帶着一個孩子的年青的母親，服裝倒也入時，但從她那頭髮上還可以看出內地理髮師的手迹，一邊享受那涼快的海風，一邊對她對坐的丈夫說道，“怪不得人家說香港是天堂，當真可愛。”於是抿嘴一笑，用手推她身邊的孩子道，“馨兒，你問爸爸，爲什麼不早點接我們來？”

丈夫微笑答道，“你又來提這話了！爲的是你們的安全呀。去年七月這裏緊張得什麼似的，英國人的婦孺都疏散到澳洲去了，不是到現在還沒回來？”

“可是到底沒事呀，不是麼？”

“那時誰又知道呢。”丈夫滿足地一笑說，“誰又料到今天依然是太平繁華，只是物價貴了點。”

“去年那個時候，我忙了好幾天，剛把行李弄舒齊，忽然接到你的電報，說不叫來了，那才氣人，馨兒一聽也就哭了，要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也就來了麼？那倒便宜得多呢。”

丈夫仰臉一笑道，“不用再抱怨了，現在你安心住下就好啦，來日方長，只怕你住久了又要厭煩。”